

雪橋詩話全集



辽阳 杨钟羲 撰集
吴兴 刘承干 参校

雪橋詩話余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

(京)新登字 206 号

雪 桥 诗 话 余 集

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广益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8.25 印张 392 000 字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00-0048-9/K·23

定 价: 10.15 元

雪桥诗话余集

出版说明

近人杨钟羲（一八六五—一九四〇）所著《雪桥诗话》共四十卷，包括初集十二卷，续集八卷，三集十二卷，和余集八卷，共约有一百三十余万字。前三集点校本已由本社先后刊行，这次刊行的是余集。前三集的出版说明中，对作者的生平与此书的缘起、梗概内容、体例都已做过介绍。但考虑到每集又各有其相对独立性，因此在此集开头再做一些说明。

杨钟羲字子勤，又字子琴、梓琴、子晴、梓勵、芷晴、芷姓、芷頤、慎齋，号留垞、雪桥，别号圣遗居士、南湖鲜民。祖籍辽阳，祖上原是满洲旗人中的汉姓（即以尼堪为姓氏者）。于乾隆年间改隶汉军正黄旗。他原名钟广，二十四岁时改名，冠杨姓。他于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年）中试为举人，十五年（己丑，一八八九）年）会试登第后经殿试得「赐进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曾先后为历任湖北巡抚、两江总督的端方做幕府。还做过前后约五年的中级地方官吏，历任浙江候补知府（分管杭州落地捐事兼赈局提调）、署安陆知府、署襄阳知府、江宁知府、淮安知府等职。

辛亥革命后他以清朝遗老身份不仕，寄居上海十一年。在沪期间，他自一九一二年春起以将近十一年

时间写成《雪桥诗话》共四集（最后一集即余集，成书于一九二二年秋）。一九二三年春他应在北京的溥仪小朝廷之召北上，任「清室」「南书房行走」。九一八事变后，溥仪到长春当了伪满的傀儡皇帝，他虽「奉召」而并未去投靠，只是担任过基本上是挂名的「奉天国立博物馆」馆长，领领干薪而已。一九四〇年秋他逝世于北京，年七十五岁。平生著述中以本书《雪桥诗话》为其力作，篇幅浩繁，内容丰富，最为出名。其他还有与其表兄宗室盛昱合辑的《八旗文经》，自撰的有《八旗文经作者考》、《留垞杂著》六卷、《联体文略》二十九卷、《圣遗诗集》六卷、《铁史余习》一卷、自订家史及本人年谱《来室家乘》，以及由他编辑校刻的八旗词人总集《白山词介》等等。现对本书主要内容分几个方面做一介绍：

一、本集继前三集之成轨搜选录集了贯串有清一代（间亦及前朝人）的许多诗篇。虽然如初集自跋中所云「不足括一代诗之全」，但「因人及诗」，「略于名大家，详于山林隐逸，尤详于满洲」，汇存了不少现已罕为世所知的诗作者及其佳什隽句，给清诗研究者提供了丰富有益的素材。

限于篇幅，不便引全诗，现仅举些值得吟味的句子为例以见一斑。如一卷载冯己苍句「世情已觉趋时便，天道难言与善亲」，「懒携筇杖寻如愿，聊剔灯花诵逐贫」，侯元瀚句「清风北户羲皇远，白石南山世事非」，吴世式句「海云势满千家雨，庭鸟声孤半树花」，「每从醉后披衣慢，强学江头散发行」，孙永祚句「每说苍生唯痛哭，只余白发顿飘零」，杜依中句「十年残故垒，一剑老风尘」，「驱愁任我排棋阵，破恨同人共酒兵」等。二卷载宋绳武句「村边问酒心先醉，

马上还家梦不长」，「潮生千里梦，帆落一江秋」，「晓日渐生天外树，残星半落水中村」，李国宋句「闲身日向江湖老，人事空悲水旱余」等。三卷载赵松坪句「笼禽有伴还相语，野草无名各自花」，张西友句「静里年华生草木，兵余身世付渔樵」，顾雪坡句「冻勒梅香交二月，雪飞湖面过三洲」，「廿年春雨婆罗院，一梦扬州芍药花」，陶孚尹于废纸簏中拾得无名氏诗有句云「临濠一剑终黄土，建业千山又夕晖」，「深院有人初度曲，绮楼何处更调笙」，又大育头陀句「鸥惟空阔无他念，燕亦炎凉向别飞」等。四卷载邱尔求句「草虫近作临窗语，林里时闻堕砌声」，殷樊桐句「拍堤野水碧见底，迎面沙禽飞趁人」，胡桐然句「十里松声不见寺，四围山色但闻钟」，「天边春水半帆去，江上斜阳一笠归」等。五卷载样鼎（旗人）句「送客船停枫叶岸，寻春人指杏花楼」，「万里风沙消鬓短，九天雨露到边浓」，「坐望塞外千峰雪，梦到江南二月天」，侯岱毓句「鹭鸶也爱斜阳好，浅水寒沙立石根」，「青筇慢识斜阳路，携向棠梨深处来」，唐六枳句「云眠横涧碧于海，草上碧腰青到天」等。六卷载贫病早逝之樊研云句「乱泉通梦秋惊鷁，衰柳含风夜带蝉」，「愁近晓烟斜雾里，子规啼破梦微茫」，「贫来交友须求淡，云起看山便不平」，又穷秀才吴蘅皋句「数声柔橹眠晓里，暮雨灵风过谢村」，余江句「几点雪非雪，一枝春未春」，「一磐出深碧，四山多白云」，李璠宣句「一片牛羊衰草白，万峰冰雪暮云黄」等。七卷载金荪句「树合连村暗，山遥一发青」，「藉草聊为圃，留云借作山」，蒋启敷句「千里湖山凭放眼，万家忧乐自关心」，杨蕴辉（女）《落叶》句「堕地便成无用物，因风时作不平鸣」等。八卷载马幼眉句「桑树绿连三里郭，

藤花香隔一溪云」，王子寿句「但有青山志，更无赤绂心」，文树臣句「独把湘纨思屈子，秋风秋雨楚江寒」等等。这些选句就诗而言，格调工力，风格高下虽不尽同，但皆不无可诵处。而这些作者或为潦倒穷书生，或居末秩为小吏，还有一些是明末遗民，只有极少数是所谓闻达之士。这些诗或伤时忧民，或寓牢骚激愤，或写景抒情，均有可取者。因此作者把这些无名诗人的濒于失传的诗作汇集起来以飨后来者是做了好事，而且其意义亦不仅限于对专门研究清诗者。

二、此集论诗及人或说是论学及人，汇集了大量诗人骚客学者清流等各类文化人一些片断的甚至罕为后人所悉的隽语卓见旧闻轶事，既饶趣味有佐谈助，更有补于史乘（文学史、文化史及人物传记等）之不足，有助于对学术渊源、流派的研究，且间亦有对流传甚久的说法正误，存疑可资参考者。

主要可加例举者有：一卷记清初著名画家恽南田早年身世坎坷事，记名诗人吴伟业殿试得崇祯皇帝特知及入清后屡遭忌陷而终得幸免事等。二卷记顺治、康熙间刘源等十七位名画家现大都均湮没而罕有知者，又记清初大学者颜李学派开山大师颜元出塞寻父事，述名画家王石谷绘《桃乡图》由来；综析自清初迄中叶古琴浙、吴、川、楚、闽、秦等流派主声与主文之异同兼及几位造诣较高的旗人古琴家。三卷概述了清初常熟诗坛佼佼者四十余人，其中陈恽南田主要以画传世外，其他今已罕闻。四卷记董其昌绘《婉婁草堂图轴》事，概述武康三画师所谓「陈雁徐蟹朱灰堆」（按：「灰堆」喻水墨画）事，引古典小说名著《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诗《老伶行》称誉康熙时享盛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王宁仲事。五卷考陶潜年寿，述白居易忌才之失，订正后人附会眉山集中八十老翁苏

佛儿为东坡幼子之误；述熹平石经残字兼考古石经源流；记乾隆时赫奕、穆熙等旗人画家事。六卷记天文学家兼水利技术家齐梅麓仿泰西法制龙尾、恒升二车（水车）为林则徐所称赏事，考水经之若干出入处正洪稚存之误；记受知于袁枚时围棋高手赵琴士事，考古铜器证刘向语可补《汉书》，论证唐长生殿非寝殿而指出白居易《长恨歌》中之误；记数学家汪莱事，考泰山石刻，述指头画流派；记施闰章身后事，考证「塔」字渊源；还述及在《桃花扇传奇》中以「风流才子」面目出现的侯朝宗竟是个豪绅恶霸，一次发怒竟打死庖丁投尸秦淮河中而无人敢过问。七卷考郑康成、司马光、陆游、朱熹、王守仁等人生日，述蜀石经残刻，记文天祥本集未载之轶文，对《后村诗话》、《齐东野语》所述及脍炙人口的放翁不幸婚姻及所著《钗头凤》词则表存疑。八卷述自清初以来二百余年间宋刻《金石录》辗转流传经过，记曾与龚定庵有文学唱和之雅的女诗人归懋仪及其夫李学璜晚景潦倒困顿事（引李之句「瓶无两日储，腐儒生计拙」，可概见）；述南唐《升元帖》、宋拓《孔彪碑》等拓本流传事；记咸丰时名医陆秀山事；记翁同和题《乙瑛碑》等拓本事；述光绪中叶重新发现自宋后湮没已久的北齐兰陵王碑并予精拓事；记晚清名小说《花月痕》作者魏秀仁有治事之才而仅以此小说而得名事；称引清掌故名著《天咫偶闻》作者、旗人学者震钧的诗作，等等。这些在学术上考证源流、评品人物、拾遗补阙、旁征纠缪都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三、此集不仅汇集了大量有清一代的诗（也有些词），对清诗的渊源流派以及学人论诗的不同美学观点也多所搜采论列。

作者本人论诗推重曹刘之朱彝尊、王士禛诸家，而「不甚扬袁、蒋、赵之余波」（见本书初集缪荃荪序）。然而他在本集中对不同流派的论诗观点持论尚称客观公允，不尽为门户所囿。三卷中对魏宪所刊《诗持》独不选朱彝尊诗，不以为然。但对王士禛全盘否定赵执信所崇奉之冯钝吟的诗藉以压赵，以及赵对王的攻诋，他也不以为然。一卷中他引曹剑亭兼评以上两方的诗「西昆亦有传衣派，持论新城太苛深」和「不解能诗赵中允，党同伐异果何为」，谓为「信持平之论也」。

如前所述，作者是崇尚王士禛诗的，但他并不尽赞同王论诗的某些偏见。对有些学渔洋诗者侈谈「神韵」而拙于学问素养或缺乏性情亦甚不谓然。他引翁方纲之语对此评论说：「徒执渔洋指出之迹，即使人人皆味三昧之味，诗十选之诗，犹未必其真知」。

作者赞许某些论诗者的观点为可取，强调诗应有「感托」等等，如四卷引邱尔求语「诗以道性情，归于体要。强笑不欢，强哭不哀，无情之言，虽工不贵」。三卷引吴祖修诗「眼处生心自一奇，遗山此语古今师。滕王阁句黄楼赋，不到登临妙不知」。均甚有见地。这也可见作者实际上亦吸收了某些随园论诗的论点，非尽囿于一端。

本集中除上述诗论有助于对清诗史、清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研究外，其他如四卷引纪昀、李慈铭对「试帖诗」的论点并予此种诗体以适当评价，五卷引江孟亭关于诗中字音平仄借用亦可谐律之说，六卷引潘榕皋关于词曲乐谱之论述，七卷引谭复堂对放翁词之论述，八卷述唐宋以来闽诗源流，均有广见闻，备参考之价值。至于八卷述邹叔绩考离骚，谓它当出于楚亡之后，立论新颖，虽所据尚嫌

不足，但不失为一家之言，可供后来者考订。

四、此集同于前三集，名为诗话，实为有清一代（间亦及于前朝）一本涉及诸多方面包罗丰富的掌故之书。正如作者在初集自跋中所云「因人及诗，因诗及事者居十之七八」，其内容翔实，可以说是「一本大部头的纪事体诗话」。

有些内容有助于补充清中叶式微后我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史实。如六卷赞誉鸦片战争中广东沿海乡村七社（包括著名的三元里）之抗英义民。七卷中记鸦片战争中关天培力战牺牲事，纪邓廷桢在戍伊犁时怀念关天培和林则徐的诗，悲歌慷慨，壮怀激烈。八卷载《四君咏》诗，称颂英法联军之役中乐善、文丰等四满员在抵抗外侮中为国献身，记袁崇焕之裔孙永山在甲午抗倭之役中战死凤凰城事，又记光绪六年帝俄侵我琿春事，等等，均有足纪者，可以补史籍、起来者。

有些内容称颂为老百姓在不同程度上做过些好事的清官良吏直臣铮士。如二卷记直臣田六善上疏揭督抚道府州县上下层层盘剥事，记黏本盛前后上五十余疏弹劾不避权贵事，记漕督永朝开洞河、清街道、办义学事。三卷记徐沛湍清廉亢直，甚且敢于面折雍正皇帝事，记金景翁别驾抗涝赈灾卓著劳绩而反遭贬抑事，记石琳先后在滇、琼等地裁陋规、减徭赋及安抚黎族事。四卷记周中铨在修娄水渠中及张瑞书在督河工中皆力役殒身事，记书画家高姜田居官清廉有守家无长物事。五卷记岳起廉洁革放粮陋规为民称为「岳青天」事。六卷记刘松岚在柳江泛滥时率兵亲下急流抗洪事，记康茂园平睢南水患及浚沁水抗旱事。七卷记高邮知县傅椿修桥筑堤为民感念称「傅公桥」、「傅公堤」

事，等等，均有可存志之处。

作者在其「因诗及事」的一些记载中还着意地（有时又显然是并非出于其本意地）揭示了当时社会不少弊端，暴露了重重的黑暗面。如二卷载叶星期致吴汉槎书中揭知县孙树百纵吏胥射阳湖无辜四十六人等事，引袁启旭《官砖使者行》志康熙间太和殿焚毁后朝廷向下征砖重修扰民甚烈事。四卷中记明中晚内廷向地方索供瓷器多至以十万计及太监藉端苛索窑民等事。但谓清革明弊，大有改观。其实亦未必然，同是在封建统治之下，即有些变化，恐也只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罢了。五卷记清代帝后丧期臣民薙发竟罹重刑事，引金蓉《催租行》诗记蝗灾后官府对百姓仍逼索甚急，所谓「官衙对雪张高宴，里胥持帖下乡县」，而老百姓「仰天一掬泪双流」等情事。六卷载岑镜西诗，涉及清初文字狱吕留良一案。七卷载满大员耆英率下属籍没人家而率先干没自肥事。八卷记咸丰九年户部大火，种因于官吏贪污干没库藏藉纵火以掩饰事。以上种种对后人了解当时社会黑暗情形是很有助益的。

此集在上述内容之外，还有一些掌故在不同方面也有补史、证史、纠正旧说或存疑待证的作用，有助于对历史的研究。如一卷记明代宰辅有溢与无溢之别；二卷纠张螺浮首先请睿亲王归政之旧说；又记张煌言系于康熙二年被俘，纠正李次青言「世祖命毋庸籍没」之误；记孙树百为宝应知县，当时颇以政绩著称，而对其治河断狱之功过说者迥殊，因录其事以资考异。又记清代科举中式后可请更易姓名并例举多端为证；康熙时出于对某些官吏示惩而选充督河工官，曾以为例；清代翰林供諫职

自顺治时检讨唐豹岩始。三卷记康熙时直隶未设三司而由巡道司刑狱，记清帝后合葬之制兼及历代类此事例；记吴墨井等中国文人信奉天主教事，又载《平海饶歌》十四章记康熙时施琅率师攻克台湾事，均可以补史。四卷记满蒙贵族果毅亲王、平敏郡王、敖汉王等的汉文化素养甚高。五卷记清时北运河遭运，记翰林编外授知县罕见之例；记清时国史馆列传例只取三品以上大员，高宗欲改而未果事，均有助于对清代典章制度的考证。同卷例举辽金元史译名之误多端，则甚有助于旧史籍之纠缪。六卷记明末清初翰林及博学鸿词科中式者称年文、年兄、年凡兄之例，与后来颇异。七卷载诗《外帘八首》，记科举时代考场监临、监试等情况；又订正世传本《伽蓝记》之误，亦均有补史、纠史作用。

五、本集还结合所选诸诗，述及各地一些名胜古迹，兼及物产，间亦涉及风俗，可为方志、游记补遗之助。如一卷记山西乡龙泉山之胜，二卷记潮州韩愈庙碑，记苏州拙政园之变迁，记康熙间台湾情形，记康熙时之孔庙、孔墓、孔林，记唐陆贄有二墓之异，记苏州唐卢杞墓，记柳州柳宗元祠、刘蕡祠，记医无闾山、盘山之胜，记黄山得盛名始于唐等。五卷、六卷均曾记乾隆时新疆情况。六卷记黑龙江、贵州、福建情况，记海昌火葬之俗。七卷记康熙及同治间两次重修扬州平山堂，记台湾朱砂牡丹。八卷记辽东千山，记长阳骆宾王墓，记道光时苏州沧浪亭始刻陈「吴郡名宦名贤像」及其后增补事，记世传之嘉兴东坡遗迹等。再如三卷记兰州绒毡之产，四卷记长兴茶，五卷记山东养蚕术传入贵州，八卷记陕西华州笋等，则有助于了解地方物产。总的看以上这些内容是颇饶趣味，且有

助于增益知识的。

在此类记载中关于北京名胜古迹以及风俗人事的记载也相当丰富，其中某些具体内容不乏今已鲜为人所前者。如二卷记黑龙潭、鹭峰，记天主堂，记报国寺，记康熙时重修密云县城，记中秋节之兔儿爷土产。三卷记康熙时陆麟度为陶然亭创建者江藻《古道独行图》题诗。四卷记清代「理学名儒」李光地的故居在西柳树井，录咏香山、龙潭、西山、碧云寺、石景山诸诗，记雍和宫，记圆明园。五卷记良乡塔，记古北口原名，记厂甸。六卷记宣武门外米市胡同近园。七卷记右安门外颐园。八卷记恭王府，记李慈铭咏钓鱼台诗，等等。这些对北京志的研究，增益对北京一些名胜古迹沿革演变地了解，均有一定价值，其中有些还是很可贵的。

知人论事，在给本书以应得的评价的同时还应指出：作者囿于其主客观局限，在《雪桥诗话》余集中也不时流露出一些明显的问题，即属于习称的糟粕之类。诸如其中多处攻击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压迫斗争，从极其保守的立场出发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非议，借明遗民事迹隐蔽地宣扬他在辛亥革命后坚持当清朝遗老的政治思想，对堪舆、求雨、祥瑞、凶兆之类迷信、愚昧的一再宣扬，对割股疗亲、少女殉夫之类吃人礼教下的种种悲剧的美化倡导，连同有关的诗，连篇累牍，令人难以卒读。当然，这些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那个时代的种种黑暗，虽非出于作者之本意，从客观上看这些记述也并非无可参考之处。

就本集所选的诗而论，除有不少佳什隽句外，也选入不少宫廷应景颂圣及官场酬酢无聊之作，动辄

数十韵甚至上百韵，堆砌空洞，甚无意味。再者，作者对论诗观点虽尚称公允，但在学术观点的其它方面却往往并非尽如此者。如他一味大赞程朱，贬抑陆王，刺颜元、李塉，批戴东原，观点偏颇，未出清朝廷所倡官学（程朱理学）的藩篱，亦不足取。

以上一些问题仅是概括言之，相信读者自能鉴别，此处不再一一例举赘述了。

本集点校工作由康奉、李宏二教授和周南先生受本社委托承担。所据求恕堂丛书本原即有不少误漏之处，又缺他本对勘，虽多方查对，工作中仍难免时遇困难。此次刊本中差舛疏漏之处欢迎读者电予指教，以便今后订正。

一九八八年四月十五日

雪桥诗话余集序

综一代之诗，以纪一代之事，始于宋人计敏夫之唐诗纪事。本朝厉太鸿沿其名而小变其例，以编宋诗。近人复用太鸿例编元、明两朝诗。然名曰纪事，实则诗多而事少，若论诗而俨具史裁者，前人盖未有此体。子勤馆丈以良史才出为外吏。政变以后，避地沪滨，以著述自遣。成雪桥诗话前后凡四编，都四十卷。每编自为起讫。自胜国遗民以至昭代名臣、硕儒、畸人、逸士，或以人存诗，或以诗存人。大率以诗为经，以事为纬。其最难者，如举一人之事，每胪举他人所赠诗以证其人之生平，此非博览而强记者不能想。海上十余年，露钞雪纂，其用力至勤且苦。而三百年中，世运盛衰，治术之升降，人才之消长，读此书举可窥其崖略。信乎一代之良史，而不当以诗话目之矣。子勤入翰林，余已归里。岁癸巳，以事至闽，一见钦其渊雅。其后再见于金陵。辛亥后，不恒通问，但知其闭户著书。癸亥，子勤奉召入南斋，尔后遂朝夕相见，因得窥此书之全。自顷世变日亟，一时宿学之士，多忧伤憔悴，侘傺而不自聊。子勤独韬光晦精，以自谋其不朽。齿逾六十而鬓发才斑，其所养之充又有余于著述之外，子勤于是不可及矣。丙寅正月闽县陈宝琛

雪桥诗话余集序

昔东发先生谓：名臣言行录虽杂取传记之言，然诸贤出处之本末备矣。岂独诸贤？凡国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隐然备见其间。史无定体，书随事为篇，春秋、纪年以书，班、马以来分纪传，此录亦朱文公阴寓本朝之史。斯言也，吾尝读而颺之。留垞居士所为诗话，意不专主言诗。其于前言往行，纪之特详。而盛衰大要，亦略可考见。其殆有私淑之旨者乎？承干既为刻三集，壬戌之秋，复出余集八卷见示，犹前志也。汗青甫竟，居士以癸亥三月遂北归之愿。寻所谓雪桥者，既先畴旧德之都非，而酈亭丙舍，松柏为薪，钓游无所，愧然不知人间之何世。盖去国二十五年，都人士衣服不貳，出言有章之风，邈乎不可复见矣。邮筒往还，辄寄慨于荆、舒之新法，章、蔡之绍述，致有南迁之裾。居士孤怀阔识，世多未之知，而独称其诗话之繁富何耶？校订既訖，书此以为之序。龙集乙丑三月吴兴刘承干

雪桥诗话余集卷第一

辽阳杨钟羲撰集

吴兴刘承千参校

施尚白观严水子画人物引：山阴高士陈章侯，开辟画院无虎头。左手执杯右执笔，十指酒气生十洲。尤工人物作殊态，雕镂琐屑穷纤芥。诡形奇状人尽惊，素壁中宵走光怪。兴阑箕踞时打虱，尺幅千金不可得。晚传二子早升堂，吮墨含毫向侍侧。山子过从忆鉴湖，淋漓染翰多欢娱。五年以后水子至，笔势不与章侯殊。冥搜惨淡追精妙，敲侧江皋连海嶠。芙蓉薜荔杂连蜷，帝子婵娟山鬼笑。名高薄俗复何益？能事伤心争促迫。乞画如山乏酒钱，仰视高天岸赤幘。水子名湛，山阴人。

长洲杨补无补，号古农。工诗画，孝谨，重然诺。素善徐文靖。马、阮修怨，购文靖急，诣杨龙友，责以大义，得解。隐邓尉山数年，卒。王贻上诗：布衣曾说杨无补，笔墨风流又一时。留得永嘉遗迹在，残山剩水也堪思。龙友令永嘉，无补为画小幅，写所见也。

闽中遗老孙学稼君实有兰雪轩集，散失未及刊，陈惕园为之搜录，有圣湖孙先生亡诗拾遗记。翁白未青有梅庄遗草。丁之贤德峰、朱国汉为章诗，何梅合刊为绥安二布衣诗。陈昂白云有白云集，皆近体。林古度为之刊定，泮池北偶谈。谢枚如论诗绝句有云：高人想见孙君实，南过孝陵独咏诗。肯